

臺灣經濟史

下冊

臺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
編

臺灣經濟史
(下)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影印版

臺灣經濟史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 3000 元

編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發行者：臺灣銀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版 權	所 有
--------	--------

經售者：古亭書屋

地址：台北市景美興德路十二號
電話：九三二一六一〇六

臺灣銀行研編字第〇〇六七號函同意出版

曹 序

臺灣銀行的研究機構成立後，主持者周憲文先生曾定下了兩個方針：第一，必求切實可靠；研究的動機，祇求澈底明瞭事物的所以然。第二，工作的目標限於臺灣經濟的研究。

然欲闡明現在臺灣經濟的實態，要瞭解其所以然，我們必須將其「現在」放置於所謂「過去」的背景之前來觀察。因為：歷史的研究是對於事物的「動」與「變」從時間過程的角度來觀察的。故臺灣經濟史之研究，與研究現時臺灣經濟實有密接關聯；要清楚臺灣經濟的實情，臺灣經濟史的研究，至為重要。

但是臺灣經濟史這一園地，可以說是一片荒蕪。周憲文先生對於這種狀況，深為遺憾；為要開闢這一荒蕪的園地，遂將有關歷史方面的論文及資料陸續出版；已刊行臺灣經濟史初集至五集，備供關心臺灣研究者之參考，並鼓勵有志之士的興起。

本書是「臺灣經濟史六集」，共收三篇譯文：

第一篇為 Albrecht Wirth 著 *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 1898* 的翻譯。原著者 Albrecht Wirth 是一位德國的歷史家，1866年3月6日生於 Main 河畔的 Frankfurt 市，1902年任教於 München 的工科大學。著書甚多，除本書外，重要的尚有：*Aus orientalischen Chroniken* (1894)、*Geschichte Südafrikas* (1897)、*Geschichte Sibiriens u. d. Mandschurei* (1898)、*Welt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1904)、*Geschichte Asiens und Osteuropas* (1905)、*Orient und Weltpolitik* (1913)、*Geschichte des Weltkriegs* (1919)、*Geschichte des russischen Reiches* (1922) 等。

第二篇與第三篇，是清末由上海總稅務司署造冊處出版的1882~1891年海關十年報告書中淡水和臺南海關部份的翻譯。此兩篇文字，均為當時的海關主持者向總稅務司的報告。臺南海關的 P. H. S. Montgomery，其經歷不太清楚；據光緒十八年(1892)刊行的「第十八次新關題名錄」(*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list, 18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 1892*)一書中，頭等幫辦前班(First Assistants: A.)的表中有：P. H. S. Montgomery, British. Date of first Appointment: 1876 July. Date of Appointment to present Rank: 1892 April. (孟國美，英籍，初到：光緒二年；末陞：光緒十八年)。又同書留俸(Unattached list)的人員中有：P. H. S. Montgomery. 1st Assistant, A. Last port: Tainan, Leave granted: 2 years. To report for duty: 30th April 1894。據是，可知他是英籍，在臺南海關服務至1892年4月，獲二年的假期歸國。

淡水海關的 H. B. Morse (馬士) 是美籍，一位著名的近代中國史的學者。1855年7月18日生於 Brookfield, Nova Scotia，187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同年8月來中國就職於海關為 Assistant (幫辦)，1887年11月升為 Deputy Commissioner (副稅務司)，1892年4月升為 Acting Commissioner (署稅務司)，1896年再升為 Commissioner

(稅務司)，1903~07年任 Statistical Secretary to Inspector-General of Customs，1907年告退。著書有：The currency of China (1906)、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8)、The Gilds of China (1909)、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vols. (1910~1918)、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 5vols. (1926~1928)、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 (1927)，均為研究近代中國史的重要著作。他的關於臺灣的著作，除海關報告以外，尚有一篇關於臺灣民主國的：A short lives Republic (Formosa, May 24th to June 3d, 1895) (New China Review, 1: 23~37, 1919)。

按臺灣因為地理的形勢至為優越，每一時代的重要時期均顯出了它的重要性，如在十七世紀的重商主義時代、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時代，均為各國所重視。因之，關於臺灣的外國文獻，差不多都以這些時代的著作為多。十九世紀末期，是歐美各國對臺灣抱極大的關心的一個時代。關於臺灣史的許多重要文獻，都是在這個時期出版的。

一般的來說，十九世紀的西人關於東洋研究的進步，其原因有二：一是殖民政策的發達，二是語言學、民族學、歷史學等各部門的研究方法與科學體系的確立。故在這時期西人的有關東洋研究的著作，亦大概可分為二個類型：第一類型，是屬於官吏、宣教師、旅行家、探檢家等的實地報告、調查、觀察等類；第二類型，是雖身未歷其境，但參考各種資料、文獻而運用新確立的方法，以研究或編纂各地、各國、各族的文化、歷史、生活等書。本書第一篇 Albrecht Wirth 的臺灣史，可以說是屬於第二類的。我們看 Wirth 的著作表，就可知他的寫作的傾向。然他的史觀與方法是十九世紀的；尤其是民族學的部份，我們已有許多由田野工作所獲的正確的成果，顯示他有些地方係屬誤解或陳腐。雖有這些缺點，可是我們現在除了這一篇與 Riess 的臺灣島史以外，尚未有一部簡明而且有體系的臺灣史。因此，對於我們的研究，仍有許多可供參考的。第二篇與第三篇的淡水和臺南的海關報告，可謂屬於第一類的。這兩篇，不但因著者均曾主持海關，有詳細、具體而可靠的數字，為經濟史的重要資料；而且恰好這一時期是清末列強覬覦臺灣，經中法戰爭、建省、劉銘傳主政至去職的臺灣歷史最重要十年間的紀實，故可謂極寶貴的資料。

這三篇譯文的付印，我相信對於任何研究臺灣的人士，都有極大的裨益；有志於斯學者，均有一讀的必要。

曹 永 和

臺灣經濟史六集 目錄

曹 序.....(1)

臺灣之歷史.....(1)

1882~1891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85)

1882~1891年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108)

臺灣之歷史

Albrecht Wirth

臺灣島的描寫

在新近的地質學時代中，臺灣還是與大陸相連的；後來陸地坍塌，形成了福建海峽。在該海峽中，測錘放下約四十尋 (Faden) 隨處可達海底；而在臺灣的東海岸全部，則忽然下降至數千尋。有一大山脈縱貫全島。據 Alexander von Humboldt 說，此一大山 (Ta-shan) 是希馬拉雅山的延續，有一部分是由花崗岩及片麻岩所構成，在南部則漸漸變為板岩、石英和斑岩，其最高峯次高山 (Sylvia) 及玉山 (Morrison) 達 3,800 及 4,400 公尺。臺灣的西半部是平坦的，只有在極北及極南端多山。在東半部，則山往往靠近海濱，或陡急地深入海中 1,000~2,000 公尺。在宜蘭 (Gilan)、在奇萊 (Khilai) 河邊、在 Pilam 附近等處有沖積平原；又從北緯 23° 至 24°，有狹長的海邊的丘陵地帶，到處肥沃而適於耕種。在臺灣的許多地方，在西北、西南、東南 (約北緯 23° 8')，有半靜止的火山和沸騰的硫黃泉。在高雄之北的旗山 (Tschì-shan)，1722 年還爆發了一次。在高雄之南，有許多噴泥火山 (Schlammvulkane)。

臺灣的氣候，在北部、南部和東部各不相同。因受黑潮 (Kuroshiwo) 的影響，又有中央的高山擋住大陸的烈風，所以臺灣的東海岸冬季溫和，夏季則如赤帶般炎熱。南部的海洋氣候很平均，和煦適宜，所以多百歲的老人。北部從十一月至五月寒冷，有時在海面 300 公尺以上降雪 (註)；而在夏季，則熱得幾乎不能呼吸。在北部從一月底至四月為雨季，在南部則在初夏及秋季下雨最多，在中央山脈 (die Alpen) 及東海岸，從雞籠 (Kilung) 到北緯 24° 為止，終年下雨。在北部平原的冬天的冷氣層上，有一層比較溫暖的氣層，因此就是在最高的山頂上也只在十二月至四月中間有雪。

(註) 據我們所知，與臺灣同在東南亞地區的最南的下雪，在十九世紀 70 年代是在北緯 19° 以下的海南島 (Hirth)。

臺灣的河流，最大者為東港 (Tang-kang)，下游分為三大支流。由此往北，有北港 (Pakan)、臺灣府河、黑河 (Lokan)、大甲 (Taika)、Heonlang、中港 (Tionkong)、Tonk-shan 及重要的淡水河或淡水溪 (Tang Shui Khi) (古馬來語) 或 Tafarlang 及其大支流基隆河。在臺灣的東海岸，則有 Thaasia 附近的一條小河和加禮宛 (Kalewan) 河，以及很寬的、大概也可航行的奇萊河，約在北緯 23° 55' (在所有的地圖中把它畫得太偏於北方)；又有 Lattan 河及 Pilam 河。這條河的河床雖然很寬，而在春季，則完全乾涸。至於湖泊，到現在為止，只知道有龍湖 (Drachensee，即日月潭)。龍湖或稱水社湖 (Tsui sia hai)，在木岡山 (Mukang shan) 的西北斜面上，也有以一位傳教師的名字名之為 Candidius (註) 的。Mukang shan 是到山頂為止有森林的山之意，是臺灣及全東亞的最高峯。這個最高峯，也名為 Morrison，這或者是前世紀的一個船

長的姓，或者是一艘施行測量的戰船的名稱，又或許是在1840年左右在中國傳道的一位有名的牧師的姓，龍湖只有5~6公里長。

(註) 據 Campbell 在1870年所說。

在臺灣的海上航行，是困難而危險的。從五月至十一月有颱風，冬季有東北風，夏季有非常強烈的西南貿易風。又海流也時時改變，潮汐的漲落也不可靠，往往受風和海流的影響而變動。春潮在一方面雖然是常常有的；而往往兩天或三天完全沒有潮漲。潮水從太平洋方面漲起來，為黑流所阻撓，只有約5~8呎高；在朝鮮西岸，則因為沒有障礙，會漲到28呎。臺灣有兩個良港，就是雞籠和打狗(Tokao)；淡水(Tamsui)、蘇澳(Suao)和 Lattan 等三個海港，也頗良好。只要把入口處的沙洲除去，打狗很容易改成為一個理想的海港。Lattan 港不會受西南貿易風的侵害，而對於北風則無保障。東海岸有許多小海港，大半是船難以進入的；在 Pilam 港外則有頗好的停泊所。在福瑤海峽方面，有郎翁(Langkiao)、枋寮(Pangliao)、安平等海港。還有在更北的六個港灣，可惜都是很淺，只有木船及噸數很小的汽船可以通行。在全區域中，第一等的良港要算 Pescadores (澎湖群島) 的媽宮，很寬敞而安全。

臺灣的植物，因為它本來與大陸相連，所以與東南亞的全植物界一樣，種類甚為繁多。中央山區的植物，其形態之複雜與希馬拉雅山的大為相似，所以臺灣有不下於65種的樹木，其中有在藥物學上很重要的 Cassia (桂皮樹) 和能成為巨大喬木的很有價值的樟樹。在平原中生長的植物，其種類也非常豐富，例如茶、甘蔗、稻、咖啡、煙草、木棉、胡椒、木藍(Indigo)、肉桂、檳榔、可可、竹、茄子、落花生、藤、黃麻及其他纖維植物；也有極多的食用植物，美味的蔬菜和果實。植物界的不同的地帶往往很相接近。例如以「森林山」(即 Morrison 山) 而言，平地和丘陵到500公尺為止為熱帶植物地帶，特別適於鳳梨、愛玉子(Ficus)、林投樹(Pandanus) 和椰子等植物的生長；到1,500公尺為止，在山谷中種植甘薯、高粱、煙草及豌豆等；到1,800公尺為止，有常青的亞熱帶的森林；到2,000公尺為止生長樟樹。過此以上，是針葉樹地帶，首先是杉樹(Cryptomeria) 和紅檜木(Chamaesymparis)，次之是 Tsugen 和松樹(Fichte)，最後是樅樹(Tanne)、栂櫟(Juniperus) 和 Abies Mariesii(註)。

(註) Honda (本田), Mitteil. der deutschen Ges. f. Natur und Voelkerkunde Ostasiens (東亞的自然風物和民族學會的報告), Tokio 1892. S. 472.、

臺灣的動物，只有很少的猛獸，即狐狸、狼、熊、野貓、豹(Leoparde) 或黑貓(Panther)。野豬却是很多。有許多種毒蛇，也有錦蛇(Python)，惟數目不多；而在鄰近的琉球則蛇為害甚大。臺灣也有很多有益的禽獸，例如麋(Reh)、鹿(Hirsch)、羆(Montjak)、兔、雉及各種美麗多彩的鳥類——其中有34種鳥是臺灣所特有的。這些禽獸，雖為土人所肆意狩獵，還是很多。至於家畜，第一是灰色的大水牛，到處被用以拖車和運貨，而往往會發怒傷人。又有牛、豬、山羊、狗，而羊却很少；家畜的數量甚多。臺灣人也注重養蜂和養蠶。海上的漁業獲利甚厚，澎湖群島的人民幾乎全靠捕魚生活。江河中產魚也很多，鱈魚、Cyprinus 以及有長至10呎的 Rotherz(Redheart)等尤為肥美。在海邊和沙灘上有牡蠣和真珠貝。

臺灣的礦產，有金、銀、鐵、煤、硫磺、銅和朱砂，也有明礬、岩鹽、水晶、煤油

和礦泉。在北部特別多的煤田，似乎是與隔海的福建的礦脈相連的。最近(1897年夏季)在福建的大武(T'aiwu)山中有很好的煤礦發見。雞籠的煤田有12平方公里的面積；在臺北的下方也有煤在開採。

臺灣有肥沃的大平原，動植礦物都很豐富，也適於移民，而其氣候却成爲兇惡的障礙。在山谷中及在西北和東部每年有瘧疾害死許多本地人和外來者；也時時有霍亂、傷寒、腳氣病以及疫病。但如果注重衛生，住在高燥的地方，就大概不會有病的。打狗是全東亞的最適於衛生的城市。

最早的移民

概 觀

誰也不能說明：最早的移民是在何時從何處到臺灣來的。最早的移民之零星的隊伍屬於什麼人種也不能確實知道。我們至多不過能從現在還住在該島上的種族之身體的特徵、語言、習慣和口碑傳說中作多少不確實的推斷而已。所以要預告讀者：我們在下文中略述最早到臺灣來的諸民族的情形，並非以已經爲一般人所承認的事實爲根據，而大部分是以不大可靠的推想爲根據的。到了十七世紀，臺灣的歷史似乎纔有確實的基礎。

在雅利安人(Arier)到來以前，有四五種原始人種住在印度區域中。這些人種，向東方和東南進行，散佈於後印度、澳洲和南洋群島。第一是矮小民族(die Zwerge)，現在也還有他們的後裔居留在從 Assam (Dom, Kamaon) 起到南方的 Andaman 群島，到東南方的新幾內亞，到東北方的琉球爲止的地區。他們的膚色，原來是黃褐色或褐紅色，如同住在琉球群島者。第二是黑人種。他們的苗裔，可以在從印度河谷(Industhal)(Khali)到 Melanesia 群島的範圍中尋見之。他們分爲鬚髮的、扁鼻的、直髮的和鷹鼻的等種族，他們在若干地方與矮小人種混血而生的，就是 Negrito。第三是印度內西亞人種。如同在有 Frank 人和丹麥人的純日耳曼的諸國家之前，有 Lango-barde 人及 Gote 人的諸國家一般，在印度人(Hindu)的征服者之群之前，也許有同宗的較小的群，現在只有東方的島嶼居民之體格的型式可以作爲他們的若干證明而已。如同高加索諸種族與印度日耳曼人只有很遠的種族關係一般，印度內西亞人與印度人也許也只有很遠的關係。印度內西亞人的體格型式，很像吉普賽人和 Andalusia 人。第四是原來大概是互有關係的混雜種族：即 Dravidia 人、Kolara 人和西藏緬甸人。這些混雜種族，爲從伊朗侵入的雅利安人所楔入而向南向東分散，與上述的那些原始人種複雜地混合民族的移動，從 Dekhan、從 Assam 和後印度向亞細亞各島進行。

然而向南洋群島(Inselasien)進行的人種移動的最大的潮流，是因馬來人的崛起而發生的。在 Columbus 以前，沒有一個別的人種比那些南方的 Wikinge(海上勇士們)佔據了更大的地域。他們跨越經度 250° 而發展，從 Guinea 的內部一直到 Oster 島(在太平洋中，距南美600公里——譯者註)。他們達到南緯 46° 的新西蘭；他們現在所達到的極北端，是臺灣的北緯 26°；也許以前曾經擴張到日本，或者甚至於到 Canada 的西部。馬來人似乎是從南亞細亞的海岸人種之一派中出來的。亞述(Assyria)人的

banitu (幽魂) 或印度人的 pilitu (幽魂、祖先)、波斯人的 rtu 和 artaioi (註一), 也許是普通馬來語的 anitu (祖先)、臺灣的 Favorlang 語的 alitu、Canada 西部的 Salashan 語的 palitu 以及其他紅種人的 manitu 的原形。在馬來人的宗教觀和風俗中、裝飾中, 在他們的房屋、構造上及跳舞中, 顯然有前亞細亞 (從土耳其至波斯——譯者) 及印度的要素。然而成為紛亂的人種之群的接合劑的主要種族, 似乎是從亞細亞高原來的。有許多字根和文法現象 (例如分類的前加音節), 在中國語、日本語、後印度語和馬來語中, 至少是一致的 (註二)。馬來人的起源, 不會早於耶穌紀元前 1500 年。大概在 500 年或 1000 年以後, 與向西南去的諸種族和原始宗族分離了。印度人 (Hindu) 和西藏人從後面緊迫而來。

(註一) Marquart, *Untersuch. zur Gesch. von Iran* (伊朗的歷史之研究) 1896, Goettingen, 第 66 頁, 以為 Artaiioi ap. 是 *Wartajah, 即假設詞 *Warfis 的複數, 相當於 Awesta 語中表示死人之意的 Frawasi (*Fra-wastis)。

(註二) 中國古語 pitu (七) = 日本語 ip-pits = 普通馬來語 pitu (Polynesia 語及 Madagaskar 語 fitu)。南中國語 lam (人) = 馬來方言的 lang, orang, lon (Jobi-Dayak) ba-rang, olang, 也許 = Assam 語及 Bengal 語的 log, lok. 普通馬來語 rangi (天) = Assam 語 rang (天)。

馬來人的東支, 征服或驅逐了以前的住民, 定住於亞細亞各島的海邊, 不久就分為主要的兩股: 向東南的一股漸漸佔領了 Sunda 群島和南洋群島 (Ozeanien); 向東北的一股分佈於菲律賓、臺灣、日本等處, 也許發展到美洲為止。東南的種族或 Polynesia 人在紀元 600 年左右達到 Samoa, 又從 Samoa 到 Hawaii; 而在紀元 1400 年左右達到了 Oster 島和新西蘭。移民的後一段時期, 不難從酋長的世系圖計算出來; 又 Polynesia 系的那些語言之顯著的同一性, 表示它們的起源時期並不很遠。反之, 東北的諸種族, 則在紀元前已經到了呂宋和日本。太陽女神之馬來式的名稱天照 (Amaterasu) (白晝之眼) 和許多馬來字幹同樣是足以證明馬來的勇士們很早向東北發展的最好證據。這位女神, 日本人以為是他們的 Mikado 之半神話式的祖先神武天皇之母親, 現在也還極受崇敬。在紀元 800 及 1200 年前後, 又有民族的移動, 其馬來系的來源當然不能確知, 他們從西南向日本 (780 年) (註)、琉球群島 (1001 年)、臺灣和福建等處進行。以後在紀元 1160 年左右, Sumatra 的馬來人 (下文中簡稱馬來人) 從大島 Sunda 出發, 向亞細亞諸島開始大移動, 現在也還在部分地繼續着。

(註) 在 Bastian 的 *Indischer Archipel* (印度群島) 第 370 頁中所列的中國記錄。

臺灣與那些古代的民族移動的關係怎麼樣呢? 矮小人種大概到了這個美麗的島, 然而我們不能清楚地證明。黑人種現在也還在東臺灣中部的極荒野的山谷中來往。淡色的後印度的混血人種曾經佔據過差不多整個島, 現在也還充滿於北部的中央山脈中。馬來亞人則佔據了所有的平原和丘陵地帶; 他們的住所, 現在綿延於平地和高山之間作成橢圓形。

關於從西南方來的古代的民族移動, 不再多述。在西太平洋的熱帶的及亞熱帶的海濱, 有從西方和北方來的人種與上述的諸民族交錯。黃河和揚子江流域的原住民, 大概是一部分和西藏人同宗, 一部分和西伯利亞人同宗的。Jakut 人的土地在五月初旬還因冰雪而凍結着, 然而他們說五月是「樹木生葉子的月份」。由此可知屬於土耳其種族

的 Jakut 人，必定曾經住在更向南得多的地方(註)，也許是在北緯 30° 以南的地方。我們看見在亞細亞諸島的居民和西伯利亞人在語言、風俗和體格上似乎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我當然可以推想他們是從一個共通的故鄉來的。大多數的學者認為北 Turan 人(中央西細亞高原的——譯者註)和南 Turan 人之間有史前期的關係，可惜到現在為止還不能證明。

(註)Jochelon, Naselenij Jakutskoj Oblasti (Jenissei 區域的居民), St. Petersburg, 1895. 第7頁。

我們有較為確實的文獻足以證明蒙古人和滿洲人從西伯利亞的邊境南進到安南和海南島為止。蒙古人甚至於計劃過征伐爪哇。半西伯利亞系的日本人在十六世紀中紛紛到呂宋和柬埔寨去。然而語言和人種學的相似並不確實而令人迷誤。有人說在 Karoline 群島上發見了西伯利亞人；又極不可信的 Klaproth 曾經把臺灣話和下 Jenissei 的話相比較。在婆羅洲(Borneo)也見有與土耳其語相似的話(註一)；Kükenthal(註二)以為婆羅洲的 Kayan 人、Kেন্নiat 人、Punan 人是蒙古系統的。許多臺灣人的型式，一部分像印度人，一部像極北的人(Hyperboreer)。南臺灣的 Paiwan 人常愛回憶在北方的極樂的獵場，想像他們的地獄不是熱的。

(註一) 例如 tengri (天)=Dayak 語中的 Tengri (太陽)。

(註二) Abh. der Seckenberg. Ges. XXII. Frankfurt a. M. (Frankfurt 的 Seckenberg 學會的論文) 1896 第274頁。

又從東南方，常常有些人種的人漂流到東亞。例如我們知道有船破遭難的 Palau 島(在西北新幾內亞的北方)的居民，在雞籠登陸。

臺灣是最堪注目的人種的結合點。這裏是後印度和西藏的種族所達到的極東端，是馬來人的世界的東北境界，也是 Polynesia 人及 Melanesia 人的最西北的住所；又無論是由於早期的移民，或是由於以後進來的征服者的緣故，臺灣變成了滿清人的東南的根據地。

矮人、巨人和巢居人

在古代的中國和中古時代的印度支那(註一)，據說都有矮小的人種，現在在呂宋和琉球(註二)也有這樣的人。因此可以想像：臺灣也有過矮小的居民。在有一部分是幻想式的早期的文獻中(註三)，有關於臺灣的矮人的記載。在臺灣南部的 Lonkjo 人，在十七世紀中，也還因矮小而為人所注意(註四)。東臺灣人的頭骨上有 Negrito 人的遺跡。據說現在在臺灣島的西南部也還有矮人住着(註五)，然而迄未證實。也許他們為後來的移住人種所吸收，只在若干中央諸種族中留下了遺跡，就是他們的長頭顱和較矮小的身材(1.55~1.60公尺)(註六)。

(註一) Mac Gowen, China Review XIX 第289頁以下。

(註二) 我在沖繩(Okinawa)見過許多男人，只有1.35公尺高，女人只有1.25公尺高。

(註三) 見於 Terrien de la Couperie 的書中所列的關於 Formosa 的註解(1887)。

(註四) Riess, 臺灣島史(1897) 140頁，將 Lonkjous 與 Liukiu 比較。

(註五) Valentyn, Zaaken von Taiovan (大員記事)，又 Swinhoe 在1863~1866年的若干篇論文中。

(註六) Schetelig, 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 (民族心理學) 1868。

在 Assam 和 Birma 的邊境上，有許多 Negrito 人，總稱為 Kuki。其中有為「裸體」之意的 Lunkta 和 Luchai 人。菲律賓的原始種族是 Ilocuo 和 Ilongote 人。在臺灣則有矮小的、淺色的、服裝很好的 Lonkjou 人或 Lonkiau 人。呂宋和日本之間的所有的島，在古代總稱為琉球 (Liukiu)，現在的琉球人 (Lutschuaner) 是矮小的，一部分是紅褐色，一部分是深咖啡色。上列的那些人種，大抵是非常矮小的，在他們的種族名稱中也許有個共通的字根，是與表現在二重名稱中的複雜混合之程度相當的。如同我們說 Angelsachsen, Deutsch-Amerikaner (德意志美國人) 一般，東南亞和南洋群島也有許多在人類學上有意義的二重名稱。Lon-ju 和 Liuk-ju 的第二部分 Ju，是在臺灣和在較北的多島海中常有看見的 (參閱本書 20、23、32 各頁。)，大概就是 Moi 的一部分的種族的總稱。以後出來的民族的語源，當然對於這個錯綜的問題的解決沒有什麼價值。

Lonk 這個名稱，到處是指小人而言的；而因為臺灣以前稱為 (小) 琉球，所以臺灣的原始人民也許大部分是矮小人種。即在現代，1.45 公尺以下的矮人仍佔在臺灣之北的鄰島沖繩的人民的三分之一。在文獻中，當然很少關於這種事實的記載，若有疑問，則只須回答：請到那裏去親自考察。

安平以東的現在的臺灣人說 (註一)：他們的祖先是巨人。在十七世紀中，裸體而野蠻地生活在安平以東的 Teforang 人，皮膚黃褐色，由並不矮小的荷蘭人看起來，也以爲是 “bijzonder woesteen buitengemeene lange Mannen zijnde more as halve Reusen” (特別野蠻高大，幾似巨人) (註二)。臺灣的許多高山族 (Hügelstämme)，尤其是 Kapsula 平原的居民，現在也還高於平均的高度。在鄰島琉球的許多地方，也有許多人的骸骨發見，高度達 1.80 至 1.90 公尺。這個巨人種族的最後的子孫，在沖繩島北部的 Jámbrá 地方，於 180 年之前幾消滅 (註三)。史前時代的日本，也有巨人 (Goliathe)，現今在鹿兒島 (Kagoshima) 還有巨人的子孫 (Enaksöhne) 在矮人之間行走。倭奴 (Ainu) 和苗子 (Miao-tze) 的若干部落，據說是很高大的。半神話式的報導說暹羅有超人 (übermensch)。

(註一) 是對一位西班牙的宣教師說的；Carreo Sino=Anamita 1875。

(註二) Valentyn 第 4 頁。

(註三) 我自己所探悉。

在若干種旅行記中，說臺灣有有尾巴的人種 (註一)。又據說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的許多地方也有這種人。這些稀奇的傳說，大概是由許多野蠻人種的風俗而發生的。他們在舉行祝會或莊重的訪問時，或且在平時，在後面繫一條假尾巴。Assam 的 Naga 人有 16 吋 (Zoll) 長的木尾；柬埔寨人也有類似的木製飾物。西非洲的 Benin 河上游的居民掛着一條牛尾 (註二)。巴羅斯地角 (Barrows Point) 的愛斯基摩人，現在也還有獵獲或買來的北極動物的大尾巴作爲慶祝的裝飾。上古的日本的侏儒，即所謂「土蜘蛛」(Erdspinnen) 或小人 (Kobito) 也帶尾巴。有人在雲南的西南方曾經見過土人住在木棉樹上，有 1~6 吋長的尾巴。他們對外客很慇懃，不惜犧牲自己種族的老弱者以款待客人，甚至於殺死他們，作爲烤肉。在 Tshukt 人中間現在也還是這樣。

(註一) Mac Gown 所引用的中文記錄第 291 頁，及 1681 年 De la Couperie 所引用的荷蘭文的記錄。

(註二) 1897 年 Pinnock 在 Westminster Gazette 中所述。

臺灣也有過住在樹上的人，在1700年時，據說有人在臺灣見過裸體生毛的巨人，住在樹上，沒有手足，而有雞爪(註一)。在更近的時代，聽說臺灣還有住在樹上的人(註二)。熱帶地方全部有很多住在樹上的人，Sumatra 也有之。大概因為山林中的人善於攀登，或者如同若干 Dayak 人一般手指呈病態的萎縮，所以被人幻想為有雞爪的人罷。

(註一) Mac Gowen 所引用的中文記錄。

(註二) Friedel, Preussisch=deutsche Kolonien im Stillen Ozean (太平洋中的德國殖民地) 第57頁。

黑 人

以上所引用的奇事，大抵是很不確實的傳說；以下則根據現在的情形而說明我們的見解。

有皮膚很黑、身材很高的許多種族，住在臺灣東部北緯 23~24° 的無路可通的高山中，就是 Kwiho 人(註一)及 Bokui 人，住在奇萊及龍湖之間；Diaramok 人住在 Pilam 的西北。Botel Tobago (按即紅頭嶼，現改稱蘭嶼——譯者註)的居民，是皮黑而頭髮鬚曲的。Diaramok (或作 Diamarok)(註二)是全臺灣中最野蠻的種族，會吃同族的人(註三)。這是一種兇暴的習慣，但是在全世界的各洲中都有的(註三)。

(註一) 據烏居 (Torii) 氏的口述。

(註二) Taylor, China Review XV.

(註三) Steinmetz, Endo Kannibalismus (同族相食) (1897)。在古代歐洲，有 Edda 傳說集的 Gudrun 敘事詩中所述的 Tantaliden 人；又據 Nestor 說，在中古時代，在 Drevier 人中間也還有這種風俗；Bastian 所著的 Sumatra 第120頁。

在臺灣中南部的許多種族的、及 Morrison 蠻人中的 Bu-huan 人的、以及 Tibolak 人的語言及器具上，可以看到馬來人的因素。

從 Bam-kim-chim 東北的 Solasien 起至 Polisia 以東的西部中央山脈中有 Papua 人散處在諸種族之間，他們有很高的鷹鉤鼻、小巧而結實的體格及優秀的藝術天才。這樣的高鼻子，在中部臺灣的木刻中也有誇張的表現。中部的諸種族的語言，與 Molukken 人之不純粹的 Papua 語相接近(註)。

(註) Dr. Florenz 不久將在東京發表一篇關於臺灣人的語言的論文。我不敢斷言：他的結論是否會與我的相同。

後印度人 (印度支那人)

在北緯 24°10'~25° 之間的臺灣中央山脈中，住着 Atayal 人 (Ataiyal 或 Tayal；A 字似乎是前加詞)，分為許多支族，而語言是大致相同的。他們的膚色較淡，眼睛平直，體格中下。他們對於女人有嚴格的見解，一夫一妻，不容許第二次結婚；通姦是幾乎沒有的。政治制度是很寬大的族長式的；但對於狩獵及戰爭的規律則特別嚴格。戰士可因英勇的行為而成為隊長或酋長。在中央的高山上，也耕種田地，其主要食物是粟米、甜薯及旱稻 (Bergreis)；然而他們也努力作很有利益的漁獵。他們的衣服，是用鹿皮、草類織物或狗毛製的，近年也有棉布衣，而穿綢衣的則更少，在夏季往往全不穿衣。耳

朵上用很大的木栓及魚骨等作裝飾，犬齒被打掉或鏟平。髮上有羽毛、魚骨或珠類等飾物。有些婦女帶着撞擊作聲的金屬片，也許是爲了要使男人知道她們到來的緣故。除了簡陋的住屋以外，他們也有造在四條柱上的倉庫，離地至少3~4公尺，下面密閉，以防齧齒類及其他野獸侵害。他們喜飲用米及檳榔子做的酒類。他們雖然貪婪，而對於外來的客人則很慇懃，要與客人並坐，從同一個盤中吃鹽或飲酒，以示親善；然而最喜歡詭詐地偷襲敵人，以長刀一舉擊死之，然後割其頭而狂呼歡躍地帶回家去。他們也往往從還在流血的頭顱中飲米酒，或吃被害者的腦汁，把煮過或曬乾了的頭顱掛在家裏的前室中，作爲最光榮的紀念物。凡殺了一個敵人的人，可以在鼻子的皺紋上刻一條長線；所以文身是榮譽的標誌。單身者住在一所特殊的屋子裏，必須獵獲了一個頭顱，纔可以結婚。Tayal 人是容易惱怒的，有着常被追逐的獵夫的畏怯機警的目光，然而正直而喜愛真實的。他們很迷信，特別畏敬鳥聲。他們使死人正坐而埋葬之，在許多地方，把死人埋在他自己家中的地下。他們尊敬天地及死人的靈魂。野猪頭和鹿頭在他們的禮拜中是很重要的東西。他們喜歡跳舞及單調憂鬱或狂躁喧囂的唱歌。

Tayal 人自稱是從亞洲的大陸上來的(註一)。他們也許是苗子或蠻子的後裔，到十世紀爲止，這些種族分布於廣東省，到現在爲止也還有住在雲南及貴州省的。臺灣的地名苗栗，與移住在海南島的苗子所建立的村名相同(註二)，令人想起那些種族的名稱；苗字的意義是萌芽，也就是土人，本地出生者之意，或者是別種人用以嘲笑野蠻人的不悅耳的語言的名稱。然而「苗」素向是個混合名稱，被應用於許多種不同的民族，用於白皙的、黑色的、巨大的及醜陋的各種民族，所以若指證 Tayal 人爲苗子的分支，也決不能認爲已能充分證明人種遷徙的經歷。他們的大陸上的祖先也許是從湄公河移住於西江區域，也許是從西藏的東側或從很遠的北方平原移來的。

(註一)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從遙遠的臺灣) 初段。

(註二) Möllendorff, The foreign languages spoken in China (中國人所說的外國語言), Shanghai 1806, 第3頁。

Terrien de la Couperie 的記述，並不能稱爲精確；他說：Tayal 人的語彙有三分之一是從湄公河上游來的。湄公河上游的土人的話，也有許多發見於很混雜的 Alfur 人(尤其是 Ternate 人)的語言中，後者的來源也許同樣地是在印度支那。然而 Tayal 人的數字(除了借來的 7 以外)及其語彙的很大部分，在別處絕對不能找到。從坎察加(Kamtschaka)一直到錫蘭爲止都找不到類似者。我們不必因此絕望，因爲有許多南亞及東亞的方言還未被研究。Mou 或 Talain 也許是個很有希望的研究範圍。Pegu 的居民稱爲 Talo 或 Talain，而臺灣的龍湖西北的地方 Talan 使人想起這個名稱(註一)。Mason 氏特別舉出與 Talain 語無關的 24 種印度及後印度(印度支那)的語言及語族(註二)。Tayal 人指中國人而言的特別名稱 Paramokan，也許是與 Barama=Birmene(緬甸人)有關係的。在只知道一種較優的文化的野蠻人的觀念中，表現後印度的文化的名稱，可能轉用於別的民族，如同羅馬人的光榮的名稱被轉用於拜占廷人(Byzantine 即 Romaioi, Rum, Rumelien)，法蘭克人(Frank)的光榮的名稱(在漢文中)被轉用於一切西洋人、阿剌伯人及印度人。況且 Tayal 人的文法還很幼稚，簡直沒有句子，只

把一個個的字隨便排列而已。例如他們有一首勝利之歌(註三)：『Atayal 人刺傷敵人，刺殺人，砍下頭，砍得很多，很多。好得很，Atayal 人，很漂亮，Atayal 人，很勇敢，Atayal 人，我要去殺兩個敵人，我在唱歌。你們都來看，我殺兩個敵人，你們都來，我在家裏喝酒，請來跳舞，你們都來；哥哥弟弟們，父親，母親，祖父，祖母，太太。——Atayal 人有十八個(人頭)，還要殺得多些，全村去殺敵人，一百個，兩百個，三百個』。這樣翻譯起來，已經比原文文雅得多了。

從 Tayal 人的風俗習慣中，我們幾乎不能揣測什麼。他們的風俗習慣，大抵是在許多別的地方也能看到的；然而若將各種現象再仔細研究，也許還能發見許多事情。

(註一) Colquhoun, Among the Shans (揮人的風俗) 第340頁。

(註二) 因為任何草莖也可能是有價值的；所以不妨附記：Tayal 語 Papak (耳) 與 Kirimanti (在 Assam 之東) 語 na-phak 及 Andaman 語 ik-poko 頗為相似。

(註三) (用日文寫的) 東京人類學雜誌中 Ino (伊能) 氏的論文。

Tayal 人以獸皮以及澳洲的文化圈中所特有的草織物為衣服，是很可注意的事情。我們也必須極精細地研究他們的武器、用具及建築方式。Atayal 這個名稱，是否與菲律賓的 Tagal 人有什麼關係，是可疑的(註一)。不論有無關係，都沒有多大利益，因為我們不知道：現在 Tagal 人所講的馬來方言是否他們原有的語言，或者是異族漸漸強迫他們使用的，如同他們的鄰族 Negrito 人為異族所強迫那樣。又即使認為 Tagal 人的種族名稱 Tangan (Tanga-lan, Tonga) 及 Tangsikat 與 Tanka (蛋家人，住在船上的廣東的苗子) 有關係，也沒有什麼利益；因為沒有人告訴我們：Tanka 人是從何處來的。Tonga 群島的居民的面貌及膚色和 Tayal 人很相似，是很可注意的。純粹的 Tayal 人所住的區域，是大約北緯 24° 至大嵙崁 (Tokoham) 及宜蘭為止。他們所住的不能攀登的中央山脈之高峯巍然聳立在首府臺北附近，如同自由的 Igorrote 人的高山聳立在馬尼刺 (Manila) 附近一般。在大嵙崁及 Teck 之北，住着 Tangan 民族；Tangsikat (Tangsikiak) 佔據着 Tayal 人區域的西南角；而在東南角，則有 Nanpo 人住在蘇澳和奇萊之間。北區中的村子(註二)，有 Ranshum-Watsushina、Marai、Maraiak-onui 及 Maraiakao、Jukan、Jukan-yami 及 Jukanajo (也許是 ver sacrum [神聖之冬季] 教會所設立的修道院)、Juwan-tschimoi (tschimoi 是 Alfur 語的數詞)。這些村子共有 870 箇頭顱作為光榮的裝飾，每個村子有 200 家。此外又有 Akin 或 Butano-kan (=Butan 或南方的 Botan?)、Rhinhongan、Watanjuro、Watanoyo、Tokohaura、Takasan、Tonoka、Rajuizan、Tokurai (Tokire 在奇萊之北)(註三)、Kuro、Miniebu、Minieba-sasan (sasan = 東北臺灣的 Kamaran 語及 Alfur 語中的太陽，或者是一種熱帶的樹) 等部落。又有 Tanku、Toge、Shiro、Moko 等部落。有個地方名為 Korehanan (也許是多魚之意。Tayal 語的 korehe = 魚)(註四)，有兩座山名為 Guane 及 Kremiurashuya，兩條河名為 Sokeiko 及 Katsusamrio。此外的部落及族名有：Kausia (臺灣的最古的首都是 Kusia)、Tapoban、Sikolut (令人聯想 Botan 種族 Pa-kolut)、Laobiu、Katase、Bisut、Biha-watan、Gugut、Matakan、Watan-kiki、Watan-bitut (Watan 必定是特別強大的種族之意)、Haoyit-aobin、Wang、Mutat、Taosai (也許 = Thasosia)、Batu (此字之音是印度式的)、Bata、Joali、Piho、Peiet、Japu、Teimuk

及 Chiriay。

(註一) De la Couperie 和 Riess 以爲有關係；而 Schlegl 則以爲沒有。De la Couperie 也將中國古代的歷史家所記的 Hala (南蠻) 拿來比較。

(註二) Kisasi Tamai, Globus 雜誌, 1896年8月號。

(註三) 我自己所查明。這個名字令人想起受了馬來人的影響的下 Senegal 的 Tokarol。

(註四) Kolehán 被視爲 Kolaria 人的地方。Reclus 第7章, 第422頁。

以前 Tayal 人的地盤比現在更向西向南, 因爲被迫放棄了祖產而非常怨恨。在 Bam-kim-chim 附近的3,000公尺高的 Kale 或 Kueilei 或 Kanlun, 是南臺灣人的 Blocksberg (德國的 Harz 山的最高峯, 據傳說爲妖魔聚會之處——譯者註), 也許是 Tayal 人的聖山之一。據傳說云, 當洪水泛濫時, 人類殘餘的一對夫婦, 漂流到呂宋的 Lepanto 的 Kanlantán 山上(註)。Himalaya 之東的人民很敬仰頂上積雪的神山 Kai-lasa。在 Tayal 人的方言中, Kailat 是天, Helasu 是太陽, 因此 Kailei 大概是他們的太陽山、Olympus (希臘的神山)、Argard (北歐傳話中的神山——譯者註)。

(註) 也許與南中國的崑崙山, Mallaka 的 Kelantan 有什麼關係, Kaláng 是在 Hindijn Dayak 附近的大山。

我們要從這個美麗的島的北部轉視其南部。研究者原已覺得困難惶惑, 現在更覺陷於無路可走的泥淖中。他所要研究的那些人種之中, 有許多滅亡了, 往往除了名稱之外, 別無遺跡。我們只能利用零碎的暗示, 姑且收集似乎與印度及後印度有關係的資料。

這種關係, 可以從語言、風俗、衣服與房屋之構造等及族名等的類似中看出來。還保存着的三種或四種臺灣西部的語言, 含有似乎與西藏的東南山側有關係的成分。風俗的考察大抵令人聯想這個地方, 許多治家的風俗也是這樣。在族名上, 更有與後印度全部類似之處。聲音的類似, 單就其本身而論, 雖不能有什麼價值, 然而在合乎事實的假說的範圍中, 則很可以填補空隙。

在臺灣西部中央的赤嵌 (Sakkam) 或新港 (Sinkan), 令人聯想中部 Himalaya (在不丹 [Bhutan] 之西) 的 Sikkim; Favörlang 令人聯想 Assam 的 Abor。臺灣古代的首都 Kusia (在打狗附近) 類似 Assam 的 Kasiya。緬甸的西境上的 Tsu 與西臺灣的 Tsu (註一) 相符, 該處的 Miri 也似乎與臺灣南部的 Ameirs 有關係。臺灣西部的 Tarro-kei 酷似 Irawaddi 河下游的 Tharra ket haura (註二), 也與 Ptolemaeus 所說的同地方的城市 Tarra 相似 (註三)。若說龍湖之東的城市 Xiagua-mai (註四) 與湄公河上游的 Xieng-mai 以及與中國人所述的 Pegu 人的地方 Xiengmai 沒有關係, 是很奇怪的。臺灣的城市 Hapua-singo 的王用緬甸式的稱號 sheng (sin) (註五), 而這個緬甸稱號, 和緬甸人的 maharadja 一般, 是從印度人那裏來的, 就是 singh (君主) 之意。龍湖之西的 Tali-bo, 也許是與 Tali 國及雲南的南界上的大理府有關係的, 又與 (呂宋之北的) Cagayan 河邊的 Dalibu-bun 及東 Celebes 島上的 Taliabu 也可能有關係。西臺灣的酋長 Kutsung (註六) 似乎屬於雲南西北部的 Kutsung (註七) 人的西藏種族, 西臺灣的小海港 Gotschi 與 Assam 的有 100 萬人口的種族 Kotchi (註八) 同音。Bengalen 的 Dakka 似乎與西南臺灣的 Deks 相似, Bengalen 的 Tippera (註九) 似乎與西臺灣的中部及北部的 Tiferang 及 Taforlang 河的發音相似。

- (註一) Kleinwächter, *China Review*, 第十七期346頁。
 (註二) haura 這個字再見於 Tayal 人的村名 Tako-haura, 同上21頁。
 (註三) =Yule 氏所說的 Tharraket。
 (註四) 請看下文「貝納奧斯基」的一節。
 (註五) Parker, *China Review*, XX 第341及343頁。第二十一期47頁。
 (註六) Moellendorf, *The foreign languages spoken in China* 第4頁。
 (註七) Kleinwächter, 同上所舉之處。
 (註八) Moellendorf, *The foreign languages spoken in China* 第4頁。
 (註九) 請參看 Reclus 的著作。

Shan 這個名稱，對於臺灣特別重要。湄公河上游的野蠻人，被鄰近的民族總稱為 Shan (揮)、Chan 或 Sam。這個名稱屢次顯現於臺灣西部的若干已經消滅的種族(大概在安平東北的)。Shan Ch'u 被視為野蠻人之中的最野蠻者(註一)，也與 Shan 人是著名地強悍之事實相符。在他們之北，有 Shang takai(註二)人在現在的彰化(Chang wa)附近來往。我不敢斷定：在山林地區玉山(Jushan)中，Shan 這個名稱是民族之名或是漢字山的意義(註三)。在 Favorlang 地方，Lutschuan 語稱人為 cho，而在南臺灣的方言中則為 shan、shi-shi、sho-sho、sin、san。Shan 入自己的話，稱人為 con-quan，這是 Tayal 人常用以分別部落的前加音節(Suffix)，也顯現於臺灣中部的 Sibukun 中。重疊音是表示複數的(註四)。Shan 的名稱之紛歧所引起的混雜，却給我們以新的啓示。Karen 人稱他們為 Jo，所以 Tayal 人中間有 Ju-kan Ju-wan 等名稱；在山林區中有 Ju-wu(註五)、Ju-shan 等名稱；而在北部琉球群島，有 Juo，在琉球本島有 Ju 的名稱。Shan 人自己最喜歡稱 Tai(泰)人(註六)。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安平附近的 Tai-wan 這個地名也是依揮族而命名的。這個地名，以後被用於全島，也被用於該島的首府。最後 Shan 人自己起了另一個名稱 Pai，因此南臺灣的強盛的種族有名為 Pai wan(排灣)者。wan 這個字尾常有漢字 huan、wan(番)的意義；又 Tai wan 可依漢字的意義解釋為「海中的臺地」、「臺子似的海灣」或化外之邦等意，我們可置之不論，如同德國的農夫以為法國的將軍 Vandamme 是“verdammt”(可詛咒的人)或法國人(Armagnac)以為我們是“arme Gecken”(可憐的蠢物)一般。

- (註一) Kleinwächter, *China Review* XII 期394頁。
 (註二) 可將 Takai 與 Tangel 的 Takasan 及琉球的島 Taka 比較之。
 (註三) 臺灣的地理上常見的「社」(sha)必定是個漢字，其意義為村子或部落。
 (註四) 可與馬來語及日本語比較之：hitobito(人人)，Hottentott 語 khoikhoi。
 (註五) Kleinwächter, 同上所舉之處。
 (註六) 請看 Parker 氏在 *China Review* 第XVI期380頁上所舉的揮族的許多名稱。又泰人=暹羅人。

許多臺灣地名似乎與印度及後印度有關係者如下：臺灣南端的 Botan(Butang 牡丹)、東 Himlaya 的 Bhutan，與 Ptolemaeus 所說的 Bautai 的發音相似；奇萊平原的 Taluka(太魯閣)(註一)與 Kalkutta(加爾加答)附近的市鎮 Tamluk 相似；彰化附近的 Hulotun 與緬甸的 Pulatun(註二)相似。牡丹東部的一個地方 Peigu 令人聯想 Pegu；森林山之東南的 So-ahmhai 令人聯想 Moi 人的種族 So(Sue)(註三)；牡丹地區的 Lili-sha 令人聯想海南島的黎人(註四)和湄公河上游的 Lei 人。常常看見的